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打造一個夠落後的烏托邦：海澀愛的污名連線政治與罔兩風景

A Backward Enough Utopia: Heather Love's Stigma as Coalitional Politics

doi:10.6752/JCS.201203_(13).0012

文化研究, (13), 2011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3), 2011

作者/Author：劉人鵬(Jen-Peng Liu)

頁數/Page：266-28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3_\(13\).001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3_(13).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打造一個夠落後的烏托邦：
海澀愛的污名連線政治與罔兩問景
A Backward Enough Utopia：
Heather Love's Stigma as Coalitional Politics

劉人鵬

Jen-Peng Liu

當然，我們不能保證，負面的政治一定會把我們帶到我們想去的地方。我們真的可能想像這樣一種社群嗎——失落，苦難，賤斥與異化中建造的社群，而且以此作為任何改變現狀之政治的基礎？並不清楚。但是，比起擁抱負面政治的風險，風險更高很多的是：把那些與同志生活官版本衝突的生活全都一筆勾銷。這些是最容易受侵犯的主體，落伍的主體，queers，他們的歷史一再被遺忘。對很多人來說，未來不會更好，而我們需要不斷努力的政治形式是：可以讓他們的經驗與他們的需求，成為中心。¹（原文的queers及not用斜體）

2010年12月美國酷兒研究學者海澀愛(Heather Love)受邀來台，環繞著情感政治、酷兒政治與污名的比較研究等議題，發表三場演講。²這些議題都不是「理論」，海澀愛的研究材料與問題意識脈絡，正如大多數被自動視為「理論」的西方或歐美學者，其實是十分

-
- 1 Heather Love, "Backwardness and the Future of Queer Politics," 2010年12月19日在台北演講，劉昇宏的中譯即將出版。本文引用海澀愛的文字，都是我目前的暫譯。
 - 2 三場演講分別是：“O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Feeling Backward, Feeling Bad”、“Backwardness and the Future of Queer Politics”、“The Case for Comparison: Stigma Between Disability and Sexuality”，這三場演講的事後增修稿，連同海澀愛其他六篇論文，都已進行中譯，將於2012年出版論文集（新北市：蜃樓）。

「在地」的，亦即，主要來自並且針對她所在的美國，針對美國同運及美國酷兒研究歷史與現狀而開展論述「實踐」。我們在每場演講中都邀約台灣、香港等地學者與運動家，同樣從在地研究與實踐的觀點作回應與對話，以期某種連線的接合張力在演講交流中發生，同時期待學院與運動實踐視野交錯激盪，相互蘊發更新的能量。這裡刊登的即是其中一場論壇演講及回應的事後增修稿。海澀愛提議重新思考以「污名」作為弱勢連線政治的基礎，並以殘障與性的污名為例，不迴避矛盾與弔詭、承擔著風險，論證不同污名社群之間比較研究與社運連線政治可望開啓的未來可能性。

首先簡介海澀愛近年研究與關注議題。當初吸引我們注意到海澀愛，是她在2007年出版的新著*Feeling Backward: Loss and the Politics of Queer History*³，針對美國當前主流同運及同志研究幾乎已經強迫性地只（能）見陽光幸福，她艱澀地提醒：現代性酷兒生存的歷史與文化向來在血跡斑斑的社會排斥與傷害中，暴力污名與暗櫃裡的傷痛、孤單、饑渴慾望、憂鬱、羞恥、自恨、絕望等負面情感親密相連。眾所週知，queer不像正面陽光且性別二分的進步男同志、女同志，它原就是一個帶著污辱與輕蔑踐踏的賤字髒字，海澀愛批判性地主張，現代理性直線進步之歷史觀影響所及的酷兒研究與運動，立意翻轉負面論述，就地驕傲起來，結果是掩面不看社會傷害與排斥所造成的負面傷痛，將不堪的暗夜倉促埋葬於落伍的過去，以便昂首前行，因為回頭可能變成鹽柱，從此與應許的家庭生活和未來美地再也無緣。海澀愛則矛盾弔詭地一再回頭，她重讀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被視為對於激勵酷兒士氣不可能有用的文學文本，勾勒一幅幅現代性酷兒在社會排斥下的憂鬱症圖像。海澀愛認為，眼前這個歷史時刻，一般都認為對於社會運動有用的情感就是鼓舞積極正面的希望與憤怒等，幾乎很難想像羞恥、絕望、孤單饑渴這些瑣碎又負面的情緒能帶出什麼運動能量以改變社會，然而她卻堅持思索這些落後沒用的爛情感在政治上

3 該書其中二篇“Spoiled Identity: Stephen Gordon’s Loneliness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Queer History”及“The Politics of Refusal”已經中譯，收入《憂鬱的文化政治》，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新北市：蜃樓，2010）。

airiti

的可能性。她說：「問題真的並不在於像哀傷、悔恨、絕望這些情緒在改變現狀的政治上是否能有作用，事實是：沒有這些情緒，根本也不可能去想像改變現狀的政治。問題也不在於面對絕望時要如何培養希望，因為這種召喚必然會要求用希望去取代絕望。面對我們的問題反而是：如何打造一個夠落伍的未來，讓我們之中即便最不情願的人也可能想住在那裡。」（*Feeling Backward*頁163）

我們曾經琢磨許久，到底如何用適當的中文去表達海澀愛的 *feeling backward*，因為沒有人會用 *backward* 這個字去說感覺或情緒情感，即使在英文裡也是。海澀愛說，她用這個字指稱很多東西，如害羞、愛恨糾纏曖昧矛盾、落敗、憂鬱、孤單、退步、受害、心碎、反現代、不成熟、自恨、絕望、羞恥等（*Feeling Backward*頁146）。現在我們覺得，也許「落伍」一詞恰恰表達了類似 *backward* 的意思與用法。⁴因為在中文裡，「落伍」是相對於現代性的「進步」，通常也不會用於形容情感。海澀愛的論爭脈絡之一在於批判直線進步之現代性對他者的排斥，她指出，現代性意味著理性進步科技發達等等，但向來現代性就必然親密伴隨著落伍，必然透過對於「落伍」的消滅或提升改善，以定義或確保進步，現代進步論述中，落伍不是要被否認就是要被超克；而在當代酷兒評論裡，陰暗羞辱憂鬱自恨等等也被視為「落伍」的情緒情感，屬於石牆之前的過去，或者在進步社會運動裡必須轉化成正面奮戰的力量。當以這個視角看待「落伍」，就會發現，它絕非僅指存在於過去的傳統，而是活生生存在於民主平等進步的現代社會中、卻被現代慾望著要消滅、驅逐盡淨、或者要改變改善的一切。這是為什麼海澀愛使用被認為是倒退性的「落伍」情緒感覺，作為關注的焦點，耽思竭慮地論辯其政治可能性。

批判且抵抗或拒絕現代主流追求陽光進步的政治，而倡議回頭看，想像一個夠落後的未來，這是鄉愁或懷舊嗎？當然不是，鄉愁或懷舊所緬懷的是美化了的過去，海澀愛提議的則是回頭看（同時也就是注目於現在）那未曾過去、也過不去、並且其實仍然活現於當下的

落伍⁵、羞恥與卑微。在海澀愛的另一篇論文〈Gyn/Apology〉⁶中，藉著分析19、20世紀之交以女女親密關係著稱的美國小說家Sarah Orne Jewett(1849-1909)的文學文本，她認為：「寂寞、卑賤與社會排斥，在很大程度上定義了同性慾望與同性關係的現代經驗」，但在進步的女性主義或酷兒運動及研究中，這些卑微的情感歷史幾乎沒有存在餘地。她追溯沒有進入異性戀婚姻家庭的維多利亞時期「老小姐」或獨居老女人的形像及其親密關係，在1970、80年代美國對抗異性戀霸權的基進女同志女性主義論著中，如何被轉化而賦予躍動的自給自足新貌以培力，又如何在其後隨著美國婦運內部對於性立場的衝突，上世紀之交老小姐間的友誼被詮釋為有性或無性，以至於1990後酷兒運動興起、美國媒體也關注女同志的性，女同性戀幾乎可以與孤單老小姐或老女人的景觀完全脫勾了。海澀愛以抱歉的修辭（這個人人以為單身已是貴族、以為性慾多元早已是共識的昂揚進步年代，誰還想讀出那麼卑微落伍的老處女或老女人？）細細尋繹美國20世紀之交文學文本所再現的老小姐不堪的寂寞之情。這個閱讀的政治敏感性在於，海澀愛指出：文本再現的寂寞並非人類普遍的孤寂感，而是有某些特定的親密關係形式無論如何都被社會視為次等，直到今日，即使同志爭取婚姻權也能過家庭生活，仍然會被視為次好，只要同志、酷兒、跨性別還被當成社會與家庭的外人，被排除在外的寂寥感，就不應該是要超克或忘卻或成長或治療或等待挽救改寫以翻轉形像的歷史。海澀

-
- 5 當然這裡暗示了「憂鬱」的時間性，亦即，「過去」與「現在」之糾結。晚近一些情感政治論著多半會衍生轉化或接續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mourning and melancholia的討論，海澀愛曾提及傷慟的時間性：「If the aim is to turn grief into grievance — to address the larger social structures, the regimes of domination, that are at the root of such pain — then one must come to terms with the temporality, the specific structure of grief」。引自：「O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Feeling Backward, Feeling Bad」，2010年12月16日在清華大學的講稿增修版。
 - 6 Heather Love, "Gyn/Apology: Sarah Orne Jewett's Spinster Aesthetic," in *ESQ: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Come Again? New Approaches to Sex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U.S. Literature", edited by Christopher Castiglia and Christopher Looby, in *ESQ* 55.3-4 (Winter 2009): 305-334. 楊雅婷中譯，將於2012出版（新北市：蜃樓）。

愛的歷史書寫主張讓屍體就是屍體，鬼魂就是鬼魂⁷，不要為陽光的理想而借屍還魂。她呼籲，維多利亞老小姐的孤寂感應該納入「酷兒性」的系譜組成，她引用且呼應Nina Auerbach的警語：「儘管維多利亞時代老小姐那種殘萎的人生不可能再復返，但老小姐本身卻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常常是代罪羔羊），只要有家庭存在，我們就會需要這種社會建構。」（“Gyn/ Apology”，305）她提醒：排除於家庭之外的污名形象來自婚姻家庭的建構⁸，當然只要婚姻家庭存在，就會持續建構排除在外者的寂寥與卑微感。但這不會因為是意識型態建構而虛假不真實，反而更因為是社會意識型態建構⁹，成為日常不知不覺經歷最深刻的身體情感經驗。

將過去被視為個人性的情感，當作具有社會政治性的議題來談，在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以及社運界當然都已有前行者，這方面，英美部分軌跡的圖景，海澀愛在台的另一場演講「O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¹⁰中有所描繪。在對於負面情緒情感的關注上，「羞恥」在晚近美國同運或酷兒運動及研究裡，已經被提出強調並且蘊蓄了政治動能，海澀愛則希望在「羞恥」之外，更大範圍地關注由社會排斥經驗所生產的負面情感，包括寂寞、落敗感、渴望、甚至是對社群的拒絕等等。如果我們問：海澀愛要把那些因社會結構性而「站在外邊」

7 海澀愛對於酷兒情感歷史的分析與主張，詳*Feeling Backward*的第一章“Emotional Rescue: The Demands of Queer History”，pp. 31-52.

8 晚近對於婚姻家庭及親密關係的反思，已有多種著作，海澀愛曾藉著書評“Wedding Crashers,” Review essay, i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3:1 (Winter 2007): 125-139。討論三本相關著作：Leo Bersani and Ulysse Dutoit的*Forms of Being: Cinema, Aesthetics, Subjectivity*(2004)、Lee Edelman的*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2004)、Laura Kipnis的*Against Love: A Polemic*(2004)表達了對於相關問題的思考。該篇書評中譯版（林家瑄譯），即將出版。

9 海澀愛在“Spectacular Failure: The Figure of the Lesbian in *Mulholland Drive*”(in *New Literary History*, “Rethinking Tragedy” 35:1 [Winter 2004]: 117-132)一文中則引用若干精神分析論述從「幻想」的結構功能，討論被定位為「現代性的他者」其慾望與情感的結構性社會事實。

10 Heather Love, “O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Feeling Backward, Feeling Bad”，2010年12月16日在清華大學演講稿。（張瑜珮之中譯即將出版）

無法「置身其中」者寂寞孤單的卑微落伍情緒感覺，保留給酷兒，是爲了呼籲當代社會或婚姻家庭體制包容更民主平等進步多元的形式，以達到所有人都不再孤單的理想願景嗎？答案可能不是立即的是或非。如果現代性的進步必然以建構（綁樁）落後爲定義與操作原則（正如邁向美好未來的都更計畫，進步的慾望實踐方法必然在於藉著指認或製造「落後」或「非法」違建，以消滅或改善落後，或將一切納入「進步」的「法制」），不論情感或方法或現狀，如果總已經是以「進步」或「落後」的面貌被看見或評論，那麼對於海澀愛來說，抵抗或拒絕的政治一方面是在於更多關注那在進步的風暴中失敗落伍的，另一方面也是揭露現代進步本身的排除性，以及現代性的他者所擔負的「再現的勞務」，亦即，某些污名身分的他者作爲代罪羔羊來再現整體社會的失落¹¹。然而，身處於現代性進步巨細靡遺、無遠弗屆的統治裡，質疑進步的現代性所應許的單一幸福，何其艱困，因爲無孔不入的幸福治理，已成爲個體身心經歷最深沈、並且被視爲最「個人」的情感了。這也是爲什麼海澀愛每篇關注負面情感的主張似乎都要大費周張作辯護性的論證，而面對最莫名其妙卻最理直氣壯的質疑可能是：難道你想要的就是不幸福和耽溺於憂鬱裡的不快樂？

海澀愛在〈Compulsory Happiness and Queer Existence〉¹²一文中，批判了美國晚近同志自由主義歷史時刻的正典敘事：從過去悲劇陰霾、椎心刺骨寂寞的暗櫃，到愛情終於實現，自信、正常的社群生活。她於此提醒一個比較困難的工作：留意其中情感的面向，並且批判性地思考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與「正常家庭生活」的願景所應許的滿足，她尖銳地指出，在美國當今各類論述將婚姻家庭與樂觀、健康、長壽綁在一起，否則就是悲觀、有病、短命的時刻，一個不快樂的美國同性戀，更大的壓力可能還在於被迫快樂。

11 Heather Love, "Living (and Dying) in the Other," in *Grey Room 24/Documenta 12*,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 (Summer 2006): 16-25. (林家瑄之中譯即將出版)

12 Heather Love, "Compulsory Happiness and Queer Existence," in *New Formations: A Journal of Culture/Theory/Politics*, "Happiness," edited by Sara Ahmed. Vol. 63(Spring 2008): 52-64. (楊雅婷之中譯即將出版)

海澀愛曾透過幾部電影娓娓道述污名或邊緣主體的再現政治。她不像其他當代影評，在政治正確意識下對於螢幕上出現關於同志的悲慘負面形象都譴責為「恐同」，而是讀出污名與幻想結構如何操作，並且認為，我們不僅需要正面情感的角色模範，同樣也需要負面情感的角色模範。例如在〈Spectacular Failure〉¹³一文中，海澀愛透過大衛·林區(David Lynch)2001年的電影《穆荷蘭大道》(*Mulholland Drive*)，分析片中如何操作二種關於女同性戀的陳腔濫調，在〈Compulsory Happiness〉中細讀《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 2006)電影同志角色負面再現的意義。但她並不想因為不願參與正面正常社會的打造而被歸於「反社會」的陣容¹⁴，她希望的是在社會中開啓可以認識負面性的空間，以及可以容納曖昧不明／矛盾雙重性的論述空間。

海澀愛新近的研究是倒退回去重讀1960年代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社會學經典著作《污名》(*Stigma: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1963)，以進行「污名檔案庫」的新書計畫。她指出，從今日看來，高夫曼這本恰恰在美國新興社會運動浮現之前的污名研究，似乎既缺乏進步的社會運動意識，方法上也不符合今日進步研究所講究的具體、特定、在地，使用材料更是五花八門，分析社會現實卻大量引述文學作品（如傳記、小說等）的描寫，立場態度上又拒絕立刻站邊當一個憤怒的見證人而提出改變社會的方案。她說，高夫曼這本書與今日關於認同、差異、社會權力、傷害排斥等批判性研究關係既密切，又有顯著的距離。高夫曼雖是微觀社會學與社會互動關係研究專家，但近來在文學與文化研究界，特別像情感研究、殘障研究、酷兒研究等，都引起注意。海澀愛將這個現象放在多斯(François Dosse)所謂人文及社會科學晚近在研究取向上「描述的轉向」脈絡來

13 Heather Love, "Spectacular Failure: The Figure of the Lesbian in Mulholland Drive,"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Rethinking Tragedy," 35:1 (Winter 2004): 117-132. (楊雅婷之中譯即將出版)

14 在「O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演講中，海澀愛提及當今酷兒學界大體基於正面、負面情感的強調，而二分為「酷兒反社會主義」與「酷兒樂觀派」，海澀愛被歸為論戰的「反社會」派，但她自己並不同意。

重構問題，也就是從過去人文研究強調具有深度而豐富的「詮釋」，轉向對於所謂客觀「描述」的重視。在此文學、社會學、科技研究(STS)等學科的某些關切產生互相介入的作用。此外，在批判研究領域裡，也早有學者指出意識型態批判已經不足，需要另謀分析之道，如提議新的現象學、回歸美學等等，海澀愛是在此刻美國學界嘗試摸索、爭辯、情況尚不明朗的脈絡下，重返高夫曼。她強調，高夫曼描述日常生活情境細微互動的能力備受讚譽，但他的方法卻不是晚近所著重的具體（進入具體特定在地脈絡去分析差異的、特定的具體經驗），而是高度的比較、抽象、綜合，透過似乎雜亂無章的各種材料與各種污名人士的故事，如殘廢、無業遊民、黑人、同性戀、酒鬼、毒蟲¹⁵等等個人經驗必然彼此大異的社會邊緣人，抽象化萃取出關於社會污名的普遍性理論。眼前這個時刻，比較研究、普同抽象、忽略具體差異的綜合性等等方法都已遭進步論述質疑，關於有沒有單純的現實、客觀與白描本身也早已問號重重，要如何重新辯證地啟動這些方法新的可能性？再者，如何置疑人文主義歷史悠久的「深度詮釋」傳統，倒退地提議一個文學裡比較看不起的不求深度、不求豐富，而且看似天真的「描述」轉向？海澀愛在新著〈Close but not Deep〉¹⁶一文中，調度了高夫曼、拉圖(Bruno Latour)等等跨學科論述資源，辯證地討論這些議題，最後重新以不求詮釋深度的、辯證過後的白描方法閱讀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經典小說《寵兒》(*Beloved*, 1987)，此刻海澀愛的新解讀是，這本以「深刻」聞名的小說，其實就是在白描地「記錄」歷史裡無法修復的失落，而這個解讀帶出的固然是辯證性地跨學科回應了晚近較大領域範圍裡如科技與社會研究與文學、社會學、文化研究間關於倫理問題的討論，但最後對於「讓鬼還是鬼」(let ghosts remain ghosts)的堅持，我們似乎仍然隱約可以聽到海澀愛第一本書*Feeling Backward*的某種回音：如何不刻意挽救、修復或遮掩歷

15 按這裡用的不是政治正確的進步術語，而用帶著污名的歧視性語彙。

16 Heather Love, "Close but not Deep: Literary Ethics and the Descriptive Turn."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41(2)(Spring 2010): 371-391. (林家瑄之中譯即將出版)

史中的失落，而如實面對酷兒污名與社會傷害的歷史暗夜¹⁷。

如果說，海澀愛上一本書*Feeling Backward*聚焦於「性」的社會排斥與傷害在美國20世紀之交同性戀公共文化方興未艾時所造成的精神與身體效應，那麼，她關於「污名檔案庫」的新計畫是想更廣泛地處理各種社會性排斥的動態張力。這個計畫的野心，學術上是在於跨學科的研究，是對於社會科學、文學甚至更廣泛的人文歷史的介入，而在對抗正典的運動上，則仍是以酷兒為連線政治的基本視野。〈污名的比較〉一文海澀愛雖然批評了近20年來美國酷兒連線運動政治的失敗，而提議以「污名」作為重新啟動邊緣連線的動能，但在另一場演講「Backwardness and the Future of Queer Politics」中，則仍強調她對queer一詞的依戀，希望持續在這個符號下從事運動與學術工作¹⁸。queer對海澀愛來說，主要意義在於抗拒正典，拒絕正常化，而且承載著曾經受過社會傷害的歷史軌跡，更是帶著運動可能的烏托邦想像：結合各種被社會污名而排斥在外的邊緣「落敗」感（而不是驕傲感），抵抗「正典」與「正常」。

17 我的研究生們在閱讀海澀愛〈Close but not Deep〉一文時，都感覺到該文與海澀愛其他論文的不同，他們認為，海澀愛其他論文是情感豐富而深刻的，而該篇卻主張不要深刻，冷淡地描述，似乎非常矛盾。為此我與海澀愛討論，她認為這個觀察是對的。她的說法是：她關於高夫曼與拉圖的新研究，是想為自己之前的著作如*Feeling Backward*等施加某種批判性的壓力，當她批判某種評論見證苦難的書寫那特定的倫理與情感的英雄主義時，其實也在思索自己的書寫：非常敏銳而同理的閱讀，會不會太過彰顯閱讀者同理心與理解力的表演，而忽略了過去實際發生的事？她認為，她目前對於歷史中那些失落的書寫，是一種實驗，想要試看看，如果只是如實地觀察描述，而不動用同理心，會是如何？當然她也認為，從*Feeling Backward*到現在，也有連續性，她想看看，如果就像高夫曼那樣，只記錄描述，而減去所有的價值判斷，會是怎樣？但她說，她無法為自己目前計畫的政治性提出熱情而肯定的辯護，目前像是思考的實驗，不確定終點何在。我認為，這個解釋恰恰實踐海澀愛在論文中諸多或隱或顯的主張，例如不迴避矛盾曖昧與不確定，認真實驗，而不是先固定實驗的結果等。

18 海澀愛三場演講中的二場，一場批評酷兒一詞已經失效，一場則又著重於對酷兒一詞的依戀，看似矛盾，海澀愛也承認其矛盾，她既想說酷兒一詞仍然有用，在強調污名的意義上，有可能藉著酷兒一詞連線，但在目前又無法確定是否它真能，於是海澀愛想提議另以污名為題，對酷兒一詞是有所保留，但又想它或者可以重新活化。

海澀愛呼籲弱勢連線政治的背景氛圍是，在美國她感受到（新）自由主義進步同運的平權運動期望與主流平起平坐，媒體所見盡只是彷彿所有人都一起慾望競逐同樣的未來幸福美夢，彷彿主流白種中產階級美國所嚮往的單一價值（幸福婚姻家庭、美滿生活、快樂驕傲進步、生養後代等）都幾乎垂手可得，已經失去了種族、性別、階級的敏感度；而左翼立場則又對當前資本主義橫掃全球大行其道的政治瀰漫著冷漠或憂鬱，她認為此刻單是呼籲正面地「揚起希望」無濟於事，我們必須思考別的方式，讓人們有動機投入社會的改變。

晚近已有一些關於殘障研究的論著，取徑上的確呼應著酷兒研究，例如直接用污名的字眼稱為Crip Theory¹⁹（類似中文的污名字眼「殘廢」），就像使用污名的Queer Theory，在污名的負面字眼上翻轉意義召喚改變。人們發現，被搞壞了的污名身分，似乎再怎麼選用政治正確的乾淨字眼，都清除不了污名的回音，而且，迴避了這個污名，可能又聯想到另一個揮之不去的污名，政治正確地躲避污名字眼的結果，可能是再次生產關於正典「正常」的霸權。晚近若干殘障研究的確批判了新自由主義氛圍對於現代國家社會強迫性身心「健康」的治理，以愛滋研究為例，已經結合了殘障與性的污名。人們習慣於以醫學矯治、以強迫疾病污名的人「康復」為唯一想像，否則即是殘缺，有礙進步與正常，也就是海澀愛所謂以社會性的環境、體制與法律，去製造「殘障」失能的效果。晚近的殘障研究以社會的角度回應醫學的角度，甚至有的是在醫學矯治的科技中揭露社會治理的意識型態，這樣的研究進路的確都觀察到身心障礙與性污名可以相互對照的歷史與政略。海澀愛這篇〈污名的比較：殘障與性〉其實也不完全只聚焦於殘障及性的污名比較，而是提議重新思索當年高夫曼污名研究的方法及材料，用「污名」連結更多社會排斥效應下邊緣「落水狗」（海澀愛所用underdog一詞之暫譯）的政治動能。

這個污名連線政治的提議，在陳柏偉、游靜與喀飛的三篇回應

19 Robert McRuer, *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文中，我們看到了同樣或者更為舉步維艱的對於各種社會污名的極近距離細讀。不同於海澀愛站在酷兒學者與運動交界的位置，也不同於高夫曼站在「正常」的「我們」的位置，陳柏偉的回應從作為「精神病患」污名的親密家人與性侵污名直接經驗者的位置。這個書寫位置，基本上極具挑戰性，一來模糊了研究者、觀察者、參與者、見證者、當事人等不同位置間經常不知不覺涇渭分明的意識型態分界，再者，在污名的位置上討論污名，基本上也已經是一個queer污名連線的姿態；同時，作為污名者親密家人的這個位置的複雜情感與認識論層次的議題，揭示了這不僅只是高夫曼所討論的污名「管理」：陳不僅述及「家庭」內部如何承擔「精神病患」作為社會排斥的他者的污名，家庭親密關係中的污名管理，更及於污名、精神疾病所涉及的情感政治以及多重社會機制。而陳柏偉細細描述的「家庭」，同時置疑了主流單一而貧血的家庭敘事。台灣恐怕大多數的家庭日日夜夜都自願或不情願地努力掙扎於內部親密關係中必須壓縮處理的社會性各種污名所夾帶的情感經驗，例如性，階級，疾病等等任何夠不上幸福完美或「正常」的羞辱感，但這樣的敘事很可能也都由明顯的污名家庭作為代罪羔羊來承擔，亦即海澀愛所謂「再現的勞務」。文學與文化成品，以及學術研究，都有可能繼續生產關於各種污名的刻板印象，也有可能藉著不斷反思，漸漸更多歷史性、物質性地理解情感的豐富與複雜性，以及隱晦未彰的政治，從而開啓更多生存空間。但這些也許都需要暫時放棄立即的站邊與正確，更多游移徬徨於close but not deep的描述記錄，就像陳柏偉描述性侵經驗中污名如何作用，而經驗本身又是如何矛盾，以及，矛盾複雜的污名情感情緒經驗如何在講述時持續被迫隨著既定論述框架而被揀擇篩選。陳柏偉指出，從眾多現象抽象萃取出的對於「污名」的整體性認識，可能會在任何一個經驗污名的主體巨細靡遺的描述裡被推翻。他的回應文試圖實踐近距離的細讀、不掉進人文主義「同情」的詮釋深度或其他政治正確的框架，甚至必須冷酷地面對奇形怪狀的污名帶來的羞辱性快感。同時他也呼籲，統一戰線中還有「他者經驗」要彼此看見，單單指出「污名」或任何一個辭彙作為連線的基礎，可能都無法實際照見：現實裡已經被層層重重割裂與啞啞聲的污名經驗彼此之間的難以理解，陳柏偉挑

戰了更困難的污名連線工作：「擁抱、挖掘並社會地揭露自身的受苦經驗」，在前文娓娓道述了污名經驗「述說」的困難之後（似乎早已經被先行封鎖了白描性客觀述說的可能），最後的提議要擁抱，要挖掘，並且要社會性地揭露因污名而受苦的經驗，彷彿也呼應了一種無懼於矛盾地既倒退（擁抱受苦）又前行（展開社會行動）的政治。

陳柏偉最後的提議，呼之欲出的是台灣近年社運團體間已經實踐中的弱勢連線結盟，例如今年七月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帶動、眾多社運團體連線的「就這麼辦！邊緣翻騰、人民力量」演唱會，透過不同邊緣團體，如精障、肢障、聽障、工殤、外籍配偶、性工作、跨性別等之間互訪、互聽、互唱，艱難地嘗試結盟連線，這是演唱會的網頁文宣：

這將是場你參加過最獨特的演唱會～沒有天籟美聲、稱不上所謂搖滾編制也稱不上一個樂團、沒有帥哥美女、沒有酷炫燈光音響紋身變裝……

有的是邊緣人民群聚，將纏綿於生命各種層層壓疊無法喘息的經驗，透過歌聲，舉重若輕的翻騰穿透於你我之間。

失聰者無聲的吶喊，

工傷者斷臂或失去至親的痛，

頂著痲瘋污名保留樂生的阿公阿嬤，

跨性別者抵抗冷眼的傲骨，

戮力突破社會歧視的性工作者，

被視為瘋狂卻真正清醒的精障者。

十公分空隙卻如鴻溝難以跨越的身障者，

如人肉皮球的不合格公民，

倒垃圾時在人群中不發一語的外配、移工，

透過底邊看懂自身而拿起行動責任的青年，

以及如你我父母一樣在層層壓榨下勞動持家養子的苦工們～

但，這不是一場灑狗血的人道音樂會。而是邊緣人民試圖以共同的文化行動主動出擊，對抗主流社會對底邊者的漠視、歧視、誤解、壓迫的力量展現。邊緣翻騰，不僅是邊緣者鬆動壓迫結構的樂章，更要在音樂情感的流動與對話中照見在社會差異結構中受壓迫的你我！人民力量，不僅

是邊緣者的自立自強，更是人民間照見彼此共同與差異處境，一同拿起行動責任的邀請！（粗體為原文強調）²⁰

這一幅滴著眼淚與血汗，摻雜著可能既稱不上正面（喘息著生存，說正面太奢侈）、也稱不上負面（喘息著生存，還要指認這是負面情緒？）的情緒情感動能，既是各種污名差異的凸顯，也是污名間彼此想要看見與連結的潛能，擲地有聲地拒絕人道主義廉價的同情、試圖展開邊緣改變現況的力道！這是為了打造進步或是落後的烏托邦？也許烏托邦都太奢侈，這是關乎邊緣生存的奮戰！

游靜的〈污名作為隱喻：如何重構污名的連線〉從香港的新聞開始，到自身經驗的印證，發現污名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作用，其實一直是以「連線」的方式進行，亦即，污名本身是以連線的方式生生不息，污名從來不會以特定的形式孤立於一種特定身分，而是透過游靜所謂隱喻的聯想作用，以不斷連線滋生的方式，讓人們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污名是這樣作用，那麼，游靜指出，不斷閃躲污名、拋棄自我身邊的污穢羞恥而向上爬升向上認同，自以為優勢，可能終究擺脫不掉早已經無可逃於「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污名重重，而且每一重污名都同時在召喚一連串其他的——可能是還未碰上或自己也不能承認或假裝遺忘的，這樣每一種現在流行的身分類別，如性相 (sexuality)、性別、種族文化、身障、罪犯之類，都有千絲萬縷、互相指涉的部分」。這在第三世界地區也許特別清楚，第三世界菁英總以為自己與第一世界平起平坐，並且以為向上認同終將與第一世界平分秋色，以為可藉此與第一世界連線擺脫身邊的污穢並且埋葬羞辱與自恨，然而游靜藉著高夫曼對污名的分析：「我們不該朝向差異者尋求瞭解我們自身的差異，而應該轉向一般人。」提醒所有自以為「正常」的人，也許都早已埋藏著嫌惡的污名，卻將污名客體化為某些顯而易見的「他們」。

喀飛的〈老年同志的三重污名：老年、同志、性〉透過試圖貼近

20 可參考「黑手十五年……就這麼辦！邊緣翻騰、人民力量演唱會」網頁：<http://nakasi.org/?p=617>。（2011/12/12瀏覽）

「同志活生生的歷史現場」講故事的方式，講老年男同的多重污名，包括年齡、同志身分，以及「性」本身，從這些故事，我們看到這些污名身分或議題都緊緊圍繞著家庭，而且，同志並不是在「家庭」以外的一種獨立的社會身分，而是密密地隱藏在婚姻家庭與日常親朋好友之中同時又排斥於其外。污名看不見，但各種污名默默地在點點滴滴的日常生活中，與所謂的「正常」生活一起操作，讓表面只見正常，讓某些邊緣身分承擔整體社會的負荷。喀飛在回應的最後也提到以負面性的污名作為政治號召的艱難不易，也許表達的正是如實面對污名最沈的重量。

換個角度看，近年我們的確看見社運正在集結底層污名抵抗與拒絕的力量，也透過一些活動，彼此看見²¹，例如上文提到的「邊緣翻騰」。又如2010年展開的「人民老大」運動，透過污名弱勢參選活動實踐，將污名主體明白政治化，去年現身的有性/別、性工作、勞工、殘障以及都市原住民等，2011年繼續推動性工作、身障等「底層鬥陣嘩出聲」²²，2011年12月11日剛舉辦的「《性與政治系列》邊緣翻騰——我的障礙身體·我的性論壇」，探索身心障礙與性污名：

「障礙者面對生活中的吃喝拉撒就已經焦頭爛額，還有什麼空間可以面對性和親密感的需求？」——年輕女性小兒麻痺患者常受到社會的質疑。

「以前不敢跟人提起我的性慾很強，會很煎熬地問上帝：『你要把我變成殘障者，又要讓我慾望這麼強，不是找我麻煩嗎？』」——重度小兒麻痺患者。²³

種種艱辛的在地實踐與探索都在開展，但正如黑手走唱隊曾有一位成員細述她與自己底層勞工家庭間的關係時說：父母是底層勞工，

21 例如性工作與其他邊緣弱勢的連結，可參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網頁：<http://coswas.org/archives/994>（2011/12/12瀏覽）；性/別污名與移工、殘障等團體間的相互支援，請參考「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網頁：<http://gsrat.net/>。（2011/12/12瀏覽）

22 可參考「人民民主陣線」網頁：<http://2012peopleboss.blogspot.com/2011/12/1204.html#more>。（2011/12/12瀏覽）

23 請參考「《性與政治系列》邊緣翻騰——我的障礙身體·我的性論壇」網頁：<http://2010happyboss.twbbs.org/article/937.html>。（2011/12/12瀏覽）

學校教育以及家庭背負的壓力，都想將她推離她所來自的家庭，往上攀升²⁴。也許，污名的沈重以及連線的不易，許多時候來自教育與文化不斷強迫人向上進步，遠離落後、遠離污名及弱勢。

從一個角度說，海澀愛討論的脈絡是美國，從另一個角度說，她的論說位置脈絡是「正典美國」打造過程中所排除的內部（外部？）他者（亦即〈污名的比較〉一文最後那幅怪物圖景所隱喻的位置），成為既是「美國」在地，又是美國在地的一個負面位置，這個位置也許是這場論壇罔兩問景的結構性條件。希臘歷史學家里雅可斯(Antonis Liakos)在一篇短文²⁵中，曾經並列幾則看似互不相干的文本，做為分析對象，討論他所謂穿越文化、政治、歷史與地理關係的、歐洲現代性所生產的「負面意識」。他指出，18世紀以來的歐洲歷史書寫不止描述過去，同時還內蘊了以西歐為頂尖的世界階序，這當然就包含了一個文明發展在時間、空間以及價值上的線性歷程，這個觀念充斥於史學、歷史哲學、社會理論等學科，造成的結果是，其他文明都必須以負面語彙表達，或者做為這個主要歷程的歧出、或做為追趕者的負面性來表達，早已經失落了中心或從中心失落，負面意識也成為內化的身體情感經驗。從這個學科研究上的連線來看，「負面」必然是結構性的。台灣在歐美現代性的強迫壓縮歷程裡，也許從來是層層糾結的負面污名互相擠迫，如果不更多注視這種種歷史性與結構性的負面感與污名痕跡，也許所有的往上攀升也只是在結構所指定的泥沼裡奮力，愈陷愈深吧。

24 黑手走唱隊 2010年10月20日在清華大學的「離家，回家」分享。

25 Antonis Liakos, "On Negative Consciousness," 2008. 引自：http://www.culturahistorica.es/liakos/negative_consciousness.pdf。（2011/12/12瀏覽）